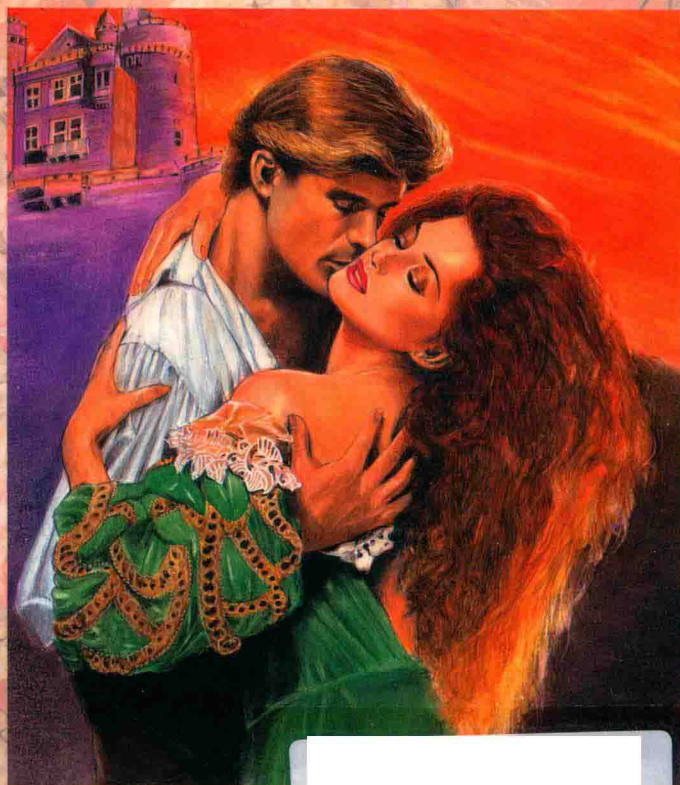


朱門孤女

喬安·維特◎原著

黃亦蓉◎譯

浪漫經典138



The G
by Jo Ann Wendt

林白出版



朱門孤女
The Golden Dove



原著者：Jo Ann Wendt

喬安・維特

譯者：黃亦蓉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138

朱門孤女

The Golden Dov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0・3月

第二版1993・12月

原 著：Jo Ann Wendt

譯 者：黃亦蓉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貝桂 劉美玲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0002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二一五二一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293-494-X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朱門孤女
The Golden Dove

原著者：Jo Ann Wendt

喬安・維特

譯者 岑亦蓉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原著書名／ **The Golden Dove**
by Jo Ann Wendt

Copyright © 1989 by Jo Ann Wendt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
Warner Books, Inc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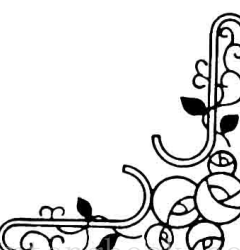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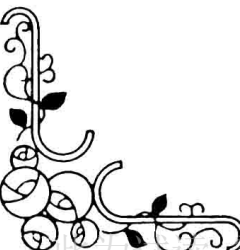
in association with
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Copyright © 1993, Chinese translation

copyright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





浪漫經典之138

朱門孤女

The Golden Dov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0・3月

第二版1993・12月

原 著：Jo Ann Wendt

譯 者：黃亦蓉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貝桂 劉美玲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1990年3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17-9349-2-X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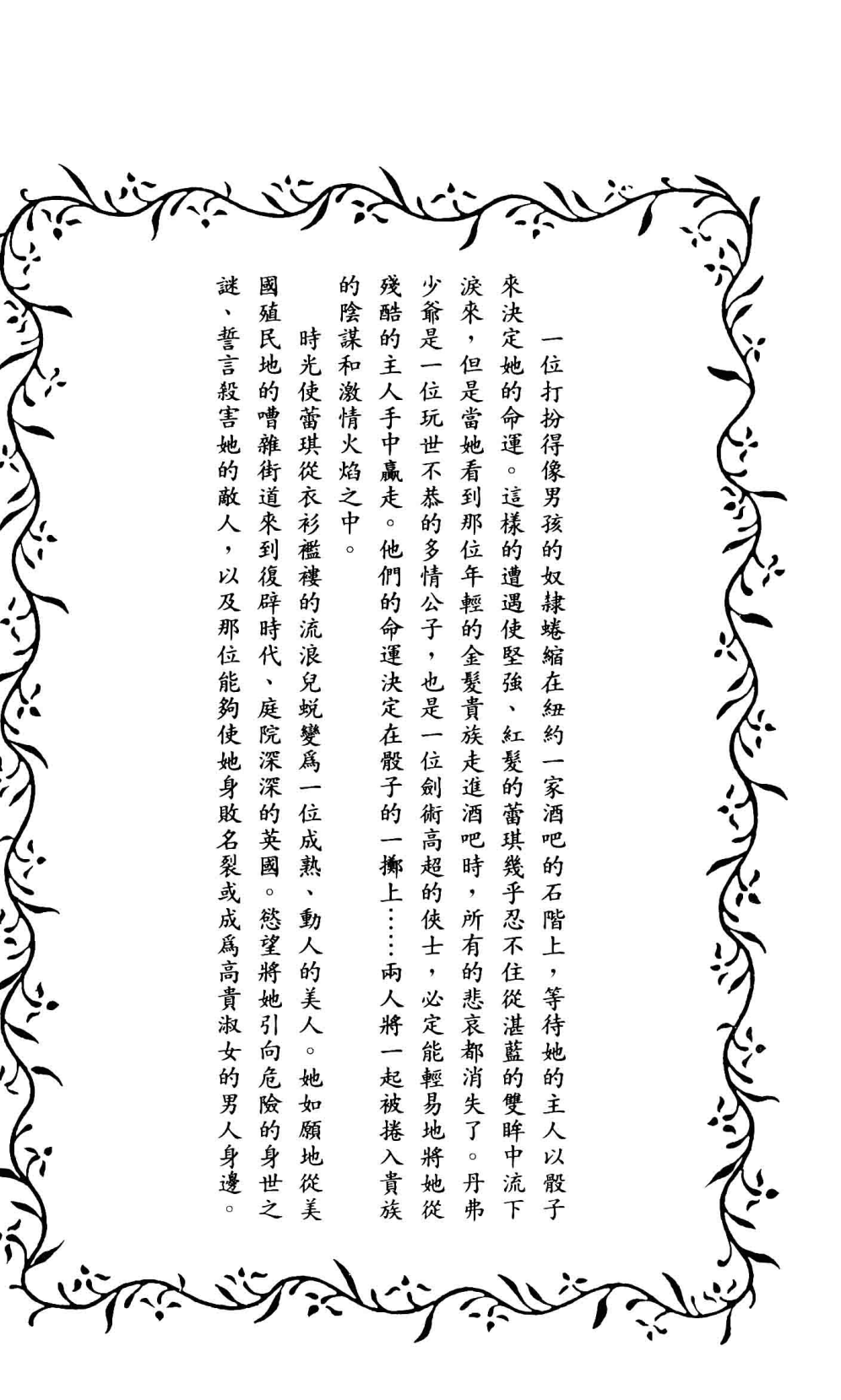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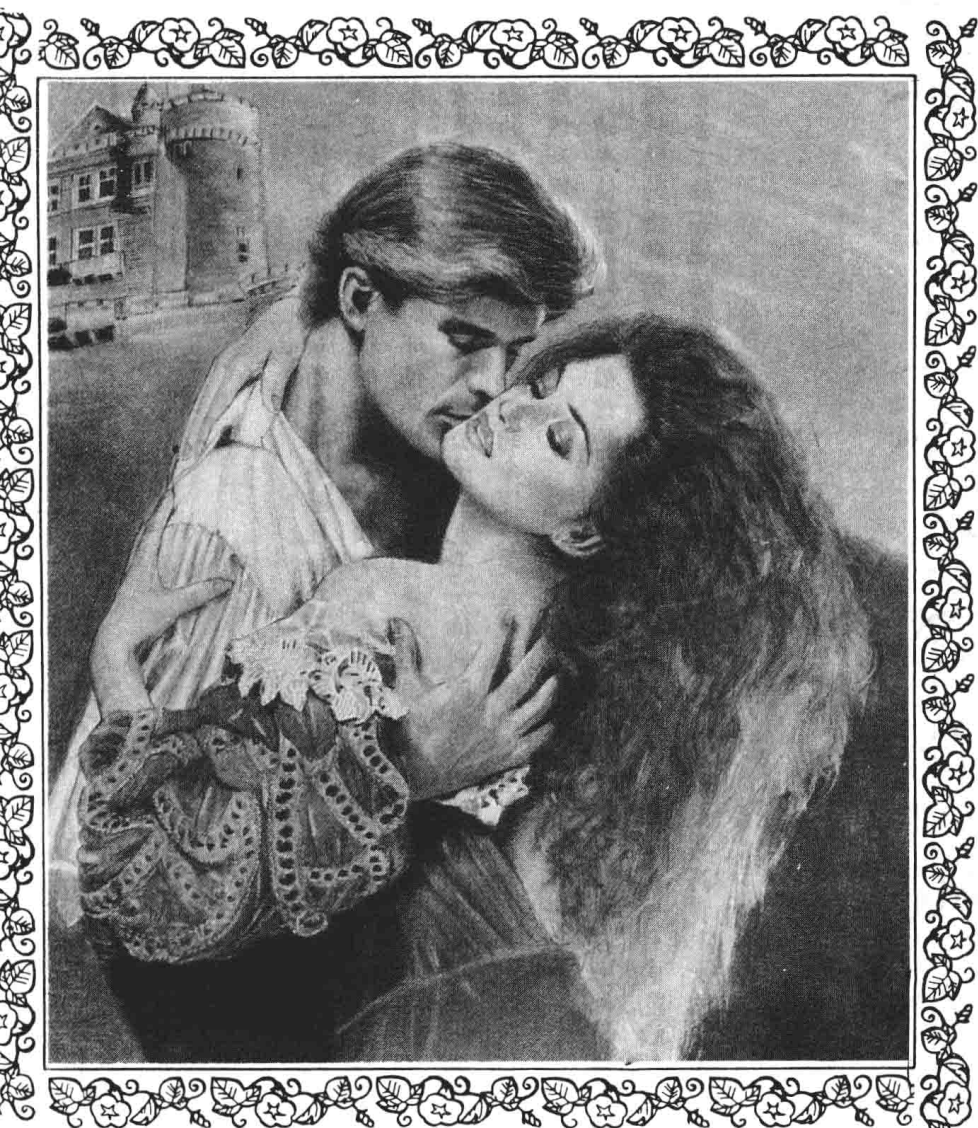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一位打扮得像男孩的奴隸蜷縮在紐約一家酒吧的石階上，等待她的主人以骰子來決定她的命運。這樣的遭遇使堅強、紅髮的蕾琪幾乎忍不住從湛藍的雙眸中流下淚來，但是當她看到那位年輕的金髮貴族走進酒吧時，所有的悲哀都消失了。丹弗少爺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多情公子，也是一位劍術高超的俠士，必定能輕易地將她從殘酷的主人手中贏走。他們的命運決定在骰子的一擲上……兩人將一起被捲入貴族的陰謀和激情火焰之中。

時光使蕾琪從衣衫襤褸的流浪兒蛻變為一位成熟、動人的美人。她如願地從美國殖民地的嘈雜街道來到復辟時代、庭院深深的英國。慾望將她引向危險的身世之謎、誓言殺害她的敵人，以及那位能夠使她身敗名裂或成為高貴淑女的男人身邊。



一六五八年一月 英國

布羅堡窗外正飄著雪，一片片雪花優雅、旋轉的落下，堆積在岩石窗枱的縫隙間，凝成冰冷的結晶，反映著屋內爐火的閃光。

堡內是一座大廳，牆上掛著織錦、閃亮的骨董兵器，以及栩栩如生、彷彿在午后的爐火旁呼吸著的貴族、仕女畫像。這時話語輕輕落下——比冰雪還要冷酷的話語。

「找到她，將她除掉。」

「是的，爵爺。」

「我要你立刻去辦。」

「是的，爵爺，我明白。」

「我要斬草除根，不留任何蛛絲馬跡。」

「是的，爵爺，我明白。明天就著手去辦。」

睡在壁爐前的三頭獵犬，被突來的絲綢窸窣聲和高貴皮椅的摩擦聲驚醒，張開惺忪的眼

睛。

「明天？」

布羅公爵在皮椅上移動優雅的身軀，目不轉睛盯著他的管家。「明天？我聽錯了吧？」獵犬們抬起巨大的頭，也傲慢的盯著管家，彷彿牠們也聽錯了。

管家何費斯不安地用拇指拂過肥胖的頸項和襯衫的蕾絲領子之間，彷彿衣服太緊似的。「爵爺，是我說錯了。」他迅速的接口。「今天，當然是今天著手，今天我會寫信給我的手下。」

「啊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

一陣滿意的沉默。何費斯鬆了一口氣，但接著警覺的看著主人。冷酷的雜種！他想，和你的城堡一樣。一陣寒顫掠過他的背脊——城堡的冬天和廉價妓女一樣冰冷——他將椅子挪向爐火一吋，卻引來一聲低吼。該死的狗！牠們能在眨眼間攫住一頭羊將牠撕碎。他能聞到牠們的狼騷味。費斯不自然地清清喉嚨。雪花更急的敲打著窗戶。

「您要我從哪裡開始搜索？」

公爵和獵犬都瞪著他。

「這當然是由你自己決定，不是嗎？除非，當然，你認為自己不能勝任這份工作了。」費斯脹紅臉，領口似乎繃得更緊了。為公爵工作十幾年來，他致富了。在倫敦擁有一幢豪華的房子；妻子、兒子都是穿金戴玉；出門以馬車代步。而他的情婦——一位女演員——

甚至過得更奢華。

他迅速的補救。「爵爺，請別放在心上，我說錯了，這當然是我自己的工作。我今天就去派遣手下，今天。」

那雙灼灼的黑眼珠令人不安的盯著費斯半晌。

「很好。」公爵露出冰冷的微笑。「好極了。」說完，他傾身俯向一張擺滿精緻茶點的茶几，從腰上的刀鞘中抽出一把金柄的匕首，仔細地將桌上的羊肉切成碎片丟給獵犬。牠們像鱷魚似的截下肉片。

費斯機警的注視著。牠們是專門養來獵狼的，這年頭獵犬很難找到獵物了，但他看過牠們撲倒一頭雄鹿。他知道只要爵爺一個手勢，牠們就會使一個人屍骨無存。

公爵餵完寵物，用一條蕾絲餐巾擦拭匕首，然後靠在椅背上，蹣起腿；手肘撐在扶手上，說話時，一面用修長的手指把玩著匕首。這是令人不安的動作，至今費斯仍無法適應。因為公爵的說話聲雖然輕柔，但不時揮動匕首、加重語氣。

公爵條地抬頭，黑眸閃亮著。「仔細聽著。」他輕聲命令道。「我有話告訴你，我不喜歡重複說這個故事，或者是……」他手中的匕首揮動著。「讓它從別人口中再傳回我的耳朵……」

費斯小心的吸氣。「不會，爵爺，我會守口如瓶。」

「好極了……好極了。」

公爵說完，凝視著，彷彿感到困擾，試圖拖延開口的時間。終於悻然的吸氣，衝口而出：「我想除掉的那個小鬼是……是十一年前在布羅堡這裡出生的。當時我不在，正是停留在法國的三年期間，你懂嗎？」費斯不懂，但還是點頭。「當一位心腹的僕人傳話給我時，我送了一袋黃金給堡中的接生婆，要她在產婦生產時對她下迷藥，然後孽種在落地前就掐死。事後她得埋掉嬰兒，並騙那位母親說嬰兒是個死胎。」

匕首映著爐火閃閃發亮。「一個月前，我發現那個畜生騙了我。她拿走黃金，聽從所有指示——只差一項，沒有殺死小鬼，反而把她賣掉，中飽私囊。就在倫敦聖凱薩琳碼頭的拍賣場上。」

費斯震驚得心猛跳著。「聖凱薩琳碼頭？」

公爵愠怒的瞪他一眼。「我說得很清楚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但——但是，世界各地的船都停泊在那裡呢！如果小鬼在那裡被賣掉，可能會流落到世界各處。」

匕首指向他。「沒錯。」

費斯感覺天旋地轉。剎那間，這項任務變得毫無勝算可言，而失敗是得不到賞金的。他機靈的設法推掉這個工作。「爵爺，請您想想，初生嬰兒多半是活不成的，這小鬼必定是死了。」

公爵冰冷的盯著他。「那麼就把證明找來。」

他驚惶的說：「但是，請您三思。我要叫手下到哪裡去搜索？何況沒有人知道那小鬼的長相？爵爺，求求您——」

請求在他喉中消逝——因為公爵的目光閃了一下，然後閃電般的傾身，惡意的用匕首指著牆上一幅畫像。費斯茫然的看著它——一幅熟悉的貴婦畫像。她美若天仙，白皙的皮膚、纖細的骨架，秀髮宛如一匹褐色天鵝絨，雙眸如此憂鬱，令人心碎。費斯困惑的眨眼。公爵的目光在燃燒。

「你當然明白那個小鬼可能長得像……像夫人？」

這是晴天霹靂。夫人？可是夫人受人愛戴、尊敬，不像公爵那樣令人厭惡、畏懼！費斯感覺彷彿踩在危險邊緣。

「而且，」公爵輕聲低語。「這小鬼也可能像——」

公爵猝然、惡意的轉身，揮動蕾絲袖口，擲出匕首。一道金色閃光劃過大廳，戳進一幅畫像的脖子中；那是一位英俊、瀟灑的年輕貴族，有著金紅色髮和湛藍眼眸。匕首深深沒入畫像中，刀把還兀自顫動著。

「我親愛的表弟，」公爵喃喃說道。「孟奧柏。」

奧柏少爺？那位英勇、受人尊敬的戰士？

現在費斯真的害怕了，不敢出聲、移動，連抬起目光也不敢。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牽連進一樁危險的秘密中了。如果沒有達成任務，就只有死路一條！

他的思路飛快轉動。尋找這個私生子？大海撈針還容易一點！那麼該如何保住腦袋呢？和公爵鬪智？隨便在倫敦街上找個紅髮孤兒殺掉？可能，但得非常小心。公爵不是等閒人物，但這絲可能性仍使費斯略微鎮靜下來。

公爵在等他回答。他清清喉嚨。

「啊，爵爺，我明白，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「是嗎？」口氣出奇冷淡，但是有欣喜的成分。公爵優雅的站起來，踱向奧柏少爺的畫像，鞋跟悠閒的敲著明亮的拼花地板，鞋面上的鑲鑽閃閃發亮。

「讓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我得到的消息說，那小鬼身上有三個櫻桃大小的紅色胎記，第一個在右手腕內側。」

費斯震驚得倒抽一口氣。胎記，天啊！他能找到成打的紅髮小鬼，但有胎記的小鬼？他迅速的動腦筋。他看過外國水手的紋身，當然三個小胎記……他小心的舔舔嘴唇說道：「其他兩個胎記在哪裡呢，爵爺？」

公爵淡淡的微笑。「別開玩笑了，費斯。這兩個胎記的部位應該由你來描述，不是嗎？等你找到正確的小鬼並殺掉她時。」

費斯喘息著，知道自己逃不掉了。公爵站在奧柏少爺的畫像前，伸手取回匕首，但劃破了奧柏的喉嚨到胯下間，然後轉身，假裝驚訝的張大眼睛。「哎喲，表弟的畫像似乎出了意外。一定是哪位女僕不小心弄破的。」那雙精明的眸子張大。「你看到的，不是嗎？」

頭昏腦脹的費斯只能點頭。「是的，我看到了，是女僕弄破的，爵爺。」

「那麼你不是最好快去報告這件事？」

費斯吞嚥一下。「是的，我立刻去報告總管。」

一絲微笑阻止他。「哦，不要，直接向……」公爵冰冷的目光轉向奧柏少爺對面那幅畫像。「向公爵夫人……我忠實、親愛的妻子報告。」

「是的，爵爺。」費斯沙啞的說道。

公爵揮手示意談話結束。費斯慶幸的鞠躬，這時門上響起輕柔的敲門聲。半晌後，綴著鐵環與銅飾的橡木門緩緩向內開啓。

霎時間，費斯以為牆上的人像活生生的走下來了。門口站著纖弱、可愛的公爵夫人。她圍著褐色羊皮披肩，背後襯著飄雪的拱形窗戶，宛如一隻生不逢時、受詛咒的美麗飛蛾。

「爵爺？」

「安妮，親愛的，進來！」

「爵爺，我可以求您一件事嗎？」

「一件事？」公爵誇張的微笑、揮手。「親愛的，我隨時聽從妳的差遣，一切都依妳。進來，親愛的。」

她不動也不笑，目光移向蹲踞在壁爐旁的獵犬。

「你知道我害怕獵犬。」

「我的小狗？」公爵誇張的顧盼，彷彿她的話是荒唐可笑的。「我的小狗不會傷人。」
「不！」她出奇的振作精神。「我常常怕牠們傷人。或許某個無辜的小孩會遭殃，或是果園裡的農夫。我看過牠們在園子裡撲倒一頭雄鹿。」

公爵縱容地微笑。「親愛的，妳不是雄鹿，妳是……我忠實的妻子。」

她是否晃動了？費斯想，但他無暇深思，因為公爵突然轉身。「費斯，把狗拴起來，帶到房間另一頭去，牠們嚇著夫人了。」

費斯驚惶的照做，但怒火中燒。他可不是看狗的！他小心翼翼的拴起狗，牽牠們離開，同時仔細偷聽談話。

「爵爺，求您重新考慮解雇貝茜的事。她不是故意要打破花瓶的；她的手殘廢，又有風濕痛，她老了。」

「而且無用。」

夫人以輕柔、悅耳的聲音再度嘗試。「求求您，貝茜已經在布羅堡工作三十年，從您父親、祖父時就來了，一直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僕人。布羅堡是她唯一的容身之處，如果被趕出去，她是無法養活自己的。」

「那麼就讓她去行乞。」

「爵爺，求您發發慈悲！」她忘情的跨步向前，披肩掉落，雙手像兩朵白蓮般向前伸出。哦，她真是個美人。